

履痕

## 崇山关下

| 乔延凤 文 |

去年三月,我参加江西省横峰县的“秀美乡村行”采风,第一次来到崇山关;那次,正值下雨,雨水迷蒙中,崇山关笼罩着一片看不透的历史烟云。

今年五月,我又一次来到了崇山关,这次天气晴朗;我特地离开了随行的众人,独自一个人,沿着贴山而修的公路,向着关外远远地走去,又按原路返回来,细细地观看、体验着崇山关的沉雄气势和今古感。

它是徽饶古商道上的的一处险要的隘口。

出入隘口,就能够想象得到,当年的商贾、旅人、学子们,艰辛货殖,游学赶考,出没于这条曲折山道上的情景。

每当战事来临,这隘口就会成为进攻与防守的关节,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夺取,都显得极为重要。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各地南宋的爱国军民,纷纷组织义军进行抵抗。

谢叠山就是其中一位坚决主张、并用实际行动来抗元的人物。

他是弋阳人,和文天祥同科进士,与文天祥同被誉为爱国主义的“二山”。

他曾任过弋阳县令。元军向南宋步步紧逼,他不仅变卖自己的家产,招募义军,全力投入抗元战斗。

后来,抗元失败了,他逃往了福建;最后,不幸被关押在元朝的大都,不受元朝的官禄利诱,绝食而死。

崇山关就是当年训练抗元义军的地方。

崇山关有座叠山书院,是谢叠山聚徒讲学的地方。据县志载,各地前来听讲、学习的人众多,这个书院名声远扬,所以又叫它“扬四海”。它是弋阳叠山书院的前身,可惜早年毁于兵火了,现只存遗址。

本世纪初,年轻的方志敏,曾在弋阳的叠山书院里学习;谢叠山的民族气节,凛然正气,对于方志敏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爱国主义的情怀,一脉相续。

我沿着崇山关下的公路,边走边思考,这些激昂的爱国主义情怀,便在我的胸中久久地激荡。

在崇山关下,我走了两个来回,不时还停下脚步,向关外、关内的方向远望。

苍茫云海间,留存着天地间的一股凛然正气。

后来,我回到了如今车来车往的崇山村口的大桥上;又从大桥右端的石阶向下,沿着曲折的小路而行,一直来到了桥底的河水边。

我仰观着大桥,它沉稳而坚固;远目河水,它沿着弯曲的河道,一直向着隘口的方向,汨汨流去。

……

回到崇山村,我询问了当地的一位老人,问他崇山关以前的面貌,这才了解到,村口这座公路大桥,是后来修建的,以前没有;原来崇山关的关口,就在我沿着隘口来回走的下方,那里下方的河上,本有一座木桥,桥上有专人防守。

隘口那里本无公路,公路是削掉了一大块岩石山体后,才贴着削后的山体修建的。

可见当年的关口要比今天见到的险要多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距这里不远处,就是葛源。葛源是方志敏当年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闽赣皖苏区的首府;可以想见,这里的军事位置有多重要。

今天,这些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去,留下的崇山关,在初夏的清风中,默默屹立着。

从村口过桥,向右边的皖饶古道方向再走不远,就是我们这次“五月雪作家采风”活动的一个地点——白果园了。

白果园的创业者们,正为山乡面貌的彻底改变而辛勤努力着。

在白果园的那株远近闻名的老白果树下,好客的乡亲们,摆出了他们养的土蜂的蜜,又拿出来他们这里特有的纯自然食品——柴豆腐,请我们大家品尝。

我是第一次品尝柴豆腐,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

这绿色的凝冻状的柴豆腐,是用一种叫豆腐柴的矮灌木的叶子、嫩枝,揉挤出汁水,加上稻草灰浸泡出的碱性水,形成均匀的液体,自然凝结而成的。它有消暑降血压等功效。

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中,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里的许多人家的门口,都挂着土蜂桶,养蜜蜂,不用到远处去放,他们住房的周边就是四季花香的蜂源,土蜂可以随时从蜂桶中飞出去采蜜。

有的山里人家的蜂桶,还挂到了路口、大树下。

这同样是一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情景,人们从大自然中直接获取生活资源。

最聪明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才是最可靠的人类知识。

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还创造了人类的精神产品,创造着人间美好的生活和安宁;同时,他们又要保卫好自己的和平安宁的生活。

——关隘便是一道防守的关口。

……

这样想着,再远望前方的崇山关,崇山关上的烟云早已散尽,在夕阳的余晖里,分外明亮!

吴风越雨

## 时光印记:一条街,见证一座城

| 丁婧 文 |

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老街,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苏州的山塘街……这样的老街,有着一个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印记。在无锡,这条老街则非南长街莫属。南长街,见证了锡城的变迁,也成了锡城的名片。

南长街是无锡最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南长街旁川流而过。因为这一段古运河罕见地保留了大量的古建筑,因此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

流逝的光阴里,忘不掉的是什么?匆匆的背影、巷口的吆喝、街边的小吃……时代的节奏变化太快,记忆中的恬静,依然还是那条街。

南长街,粉墙黛瓦,花格木窗。“雨巷诗人”戴望舒,用他的笔尖,划出诗意的江南。我走在方砖街道,凝望着枕河人家。

嗅着丁香沁人心脾的芬芳。我听见了木屐从青石板上踏过的声音,如竹露滴雨,划过岁月的甬道。

侧耳倾听,“嗒嗒”一声,雨滴落入了水中,荡漾一层层的涟漪。石桥下的流水,静悠悠地流淌着,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偶尔探出了头,瞧瞧这水天共一色的美丽景致。就在此时,一位戴着斗笠帽的船家,轻摆乌篷船,打破了水面的幽静,哗啦哗啦的拨水声穿透了水雾,飘散在小河的两岸了。船家娴熟的动作,摇曳着乌篷船,荡起的浪花,被狠狠地抛在了乌篷船的后面了,小船轻快地在河水里飞驰,正好似“船头一壶酒,船尾一卷书,钓得紫鳊鱼,旋洗白莲藕”。

初夏,阳光和煦,清风柔软,现在的南长街正焕发出青春,散发出活力,呈现着缤纷。青青石板和布满青苔的石墙,静静地向往来的人们讲述时光的变迁。

旧时,古运河中舟楫往来,沿河码头淘米、洗菜,石上棒槌捣衣,挑水运货,人头攒动,十分热闹。每当法国梧桐开始冒出嫩芽,春天就已进入尾声,夏天走在浓密的梧桐叶下,两边高大的树枝向当中接洽,几乎要遮住天空。

夏日的夜晚,沿街人家搬出竹榻,摇蒲纳凉,顽童伴着夜话数着天上的星星进入梦乡。那时的河水能洗衣能淘米,夏天小伙伴们跳入河中野泳、吊船,天气闷的日子有人一网网地捞鱼,帆船从门前驶过,纤夫的号子伴着孩童走在上学的路上。站在窗前便如同人在船上,船行便如同人在河中前行的错觉。

挑担收旧货换麦芽糖,两片铁器的敲击声引来无数小馋嘴,挑担的豆腐花、手推小馄饨最是好吃,嘭嘭的爆炒米一阵接一阵地飘香,不到天黑歇不了生意。

1994年,地方政府对南长街北段进行了改造,拆迁一批工厂、商店、银行,拓宽了道路,并把两侧房屋翻建成仿古建筑。

从2006年起,根据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规划,对南长街跨塘桥至清名桥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道路改为小方块石路面,街道两侧房屋作了保护性翻建,都以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为主,整修如旧,保留了商业传统建筑群和刘鸿铎宅、周氏余庆堂等一批老宅。街上开设了很多家餐饮、旅游、文化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观光游客。

同时,利用永泰丝厂旧址建造中国丝业博物馆,利用清名桥西侧的原清名桥小学和市文保单位坎官救国会和镇塘庵等用地,建造中国运河文化艺术馆。

恢复了薛南溟故居,修建了清和茶楼、转角楼、矮脚楼面店、和平书场,扩建了南水仙庙。

2009年,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获得批准,正式命名,在跨塘桥堍设立了吴良镛题写的街名巨石,街口建了“运河古邑”牌坊。

华灯初上,桨声灯影,波光辉映,脚下的青石路蜿蜒向前。晚上的南长街跟白天相比,风姿绰约,我看着岸边的红灯笼,看着河里徐徐前行的船,仿佛回到了一幅独特清幽的古画里。

夜晚的南长街,无处不渗透着现代时尚的气息。置身期间,人似乎混沌于当下和旧时。眼前那些被现代手法重新修葺一新的古建筑展现出特有的风韵,不同时代的生活,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融为一体。

此时,游客摩肩接踵,穿梭于各种特色的餐厅,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吃,香气四溢的烧烤,令人垂涎欲滴的撸串。老式的街道坐落着风格各异的各种酒吧。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环境、音乐、气氛还有酒精,让人打开胸怀,释放出心中的情感。“你在舟中游,我在水边留。美丽的好姑娘,是否向我在招手。春来春去又一回,莫让年华付水流。人面桃花去,白了少年头。月上柳梢好时候,人约黄昏后。在水一方的心上人,何时牵上你的手。”歌声飘散在方砖古街,聆听着悲欢离合,清名桥又在诉说一个关于江南小镇温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南长街沿岸的桨声、灯影、古桥、民居恰好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民俗风情水上画廊”。而这些建设中竟然与无锡九三学社有着一段渊源。在南长街建设之初,有一段时间民房空置,建设停摆。九三学社同仁秦筱青,及时向政府及相关部门建言献策,提出恢复南长街历史风貌开放古街的几点建议,促进了南长文化街区的顺利开发。我们相信,南长古街,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相反,岁月会让它历久弥新。

如果你也喜欢斑驳的石墙、老旧的门窗、布满青苔的温润石板路……那么,就和我一起走进锡城南长街,去追寻古色古香的老街韵味。



无尽夏  
摄影/李超